

第六十二回

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

话说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复身来追卫侯，驰二十余里，方才赶著。公孙丁问其来意，尹公佗曰：“吾师庾公，与汝有师弟之恩，我乃庾公弟子，未尝受业，于子如路人耳。岂可徇私情于路人，而废公义于君父乎？”公孙丁曰：“汝曾学艺于庾公，可想庾公之艺从何而来？为人岂可忘本！快快回转，免伤和气。”尹公佗不听，将弓拽满，望公孙丁便射。公孙丁不慌不忙，将辔授与献公，候箭到时，用手一绰，轻轻接住，就将来箭搭上弓弦，回射尹公佗，尹公佗急躲避时，扑的一声，箭已贯其左臂。尹公佗负痛，弃弓而走，公孙丁再复一箭，结果了尹公性命，吓得随行军士，弃车逃窜。献公曰：“若非吾子神箭，寡人一命休矣。”公孙丁仍复执辔奔驰。又十余里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，飞也似赶来，献公曰：“再有追兵，何以自脱？”正在慌急之际，后车看看相近，视之乃同母之弟公子伋冒死赶来从驾。献公方才放心，遂做一路奔至齐国。齐灵公馆之于莱城。宋儒有诗谓献公不敬大臣，自取奔亡。诗曰：

尊如天地赫如神，何事人臣敢逐君？

自是君纲先缺陷，上梁不正下梁蹲。

孙林父既逐献公，遂与宁殖合谋迎公子剽为君，是为殇公。使人告难于晋，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：“卫人出一君复立一君，非正也，当何以处之？”偃对曰：“卫衍无道，诸侯莫不闻，今臣民自愿立剽，我勿与知可也。”悼公从之。齐灵公闻晋侯不讨孙、宁逐君之罪，乃叹曰：“晋侯之志惰矣！我不乘此时图伯，更待何时？”乃帅师伐鲁北鄙，围郕，大掠而还，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。

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，无子，其媵懿姬生子曰光，灵公先立为太子。又有嬖妾戎子亦无子，其娣仲子生子曰牙，戎子抱牙为己子，他姬生公子杵臼，无宠，戎子恃爱，要得立牙为太子，灵公许之。仲子谏曰：“光之立也久

矣，又数会诸侯，今无故而废之，国人不服，后必有悔！”灵公曰：“废立在我，谁敢不服？”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。光去后，即传旨废之，更立牙为太子，使上卿高厚为太傅，寺人夙沙卫强而有智，以为少傅。鲁襄公闻齐太子光之废，遣使来请其罪，灵公不能答，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，所以与鲁为仇，首先加兵，欲以兵威胁鲁，然后杀光，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！鲁使人告急于晋，因悼公抱病，不能救鲁。

是冬，晋悼公薨，群臣奉世子彪即位，是为平公。鲁又使叔孙豹吊贺，且告齐患。荀偃曰：“俟来春当会诸侯，若齐不赴会，讨之未晚。”周灵王十五年，晋平公元年，大合诸侯于溴梁。齐灵公不至，使大夫高厚代。荀偃大怒，欲执高厚，高厚逃归。复兴师伐鲁北鄙，围防，杀守臣臧坚。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，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合诸侯之兵，大举伐齐。

中行偃点军方回，是夜得一梦，梦见黄衣使者执一卷文书，来拘偃对证。偃随之行，至一大殿宇，上有王者冕旒端坐。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，覩同跪者乃是晋厉公、栾书、程滑、胥童、长鱼矫、三郤一班人众，偃心下暗暗惊异。闻胥童等与三郤争辩良久，不甚分明，须臾狱卒引去，止留厉公、栾书、中行偃、程滑四人。厉公诉被弑始末，栾书辩曰：“下手者，程滑也。”程滑曰：“主谋皆出书、偃，滑不过奉命而已，安得独归罪于我？”殿上王者降旨曰：“此时栾书执政，宜坐首恶，五年之内，子孙绝灭。”厉公忿然曰：“此事亦由逆偃助力，安得无罪？”即起身抽戈击偃之首。梦中觉首坠于前，偃以手捧其首，跪而戴之，走出殿门，遇梗阳巫者灵皋，皋谓曰：“子首何歪也？”代为正之，觉痛极而醒，深以为异。

次日入朝，果遇见灵皋于途，乃命之登车，将夜来所梦，细述一遍。灵皋曰：“冤家已至，不死何为？”偃问曰：“今欲有事东方，犹可及乎？”皋对曰：“东方恶气太重，伐之必克，主虽死，犹可及也。”偃曰：“能克齐，虽死可矣！”乃帅师济河，会诸侯于鲁济之地。晋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共十二路车马，一同往齐国进发。齐灵公使上卿高厚辅太子牙守国，自帅崔杼、庆封、析归父、殖绰、郭最、寺人夙沙卫等，引著大军，屯于平阴之城。城南有防，防有门，使析归父于防门之外，深掘壕堑，横广一里，选精兵把守，以遏敌师。寺人夙沙卫进曰：“十二国人心不一，乘其初至，当出奇击之，败其一军，则余军俱丧气矣。如不欲战，莫如择险要而守之，区区防门之堑，未可恃也。”齐灵公曰：“有此深堑，彼军安能飞渡耶？”

却说中行偃闻齐师掘堑而守，笑曰：“齐畏我矣！必不能战，当以计破之。”乃传令使鲁、卫之兵自须句取路，使邾、莒之兵自城阳取路，俱由琅琊而入。我

等大兵从平阴攻进，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，四国领计去了。使司马张君臣，凡山泽险要之处，俱虚张旗帜，布满山谷，又束草为人，蒙以衣甲，立于空车之上，将断木缚于车辕，车行木动，扬尘蔽天，力士挽大旆引车，往来于山谷之间，以为疑兵。荀偃、士匄率宋、郑之兵居中，赵武、韩起率上军，同滕、薛之兵在右，魏绛、栾盈率下军，同曹、杞、小邾之兵在左，分作三路，命车中各载木石，步卒每人携土一囊。行至防门，三路炮声相应，各将车中木石，抛于堑中，加以土囊数万，把壕堑顷刻填平，大刀阔斧，杀将进去，齐兵不能当抵，杀伤大半。析归父几为晋兵所获，仅以身免。逃入平阴城中，告诉灵公，言：“晋兵三路填堑而进，势大难敌。”灵公始有惧色，乃登巫山以望敌军，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，都有旗帜飘扬，车马驰骤，大惊曰：“诸侯之师，何其众也！且暂避之。”问诸将：“谁人敢为后殿？”夙沙卫曰：“小臣愿引一军断后，力保主公无虞。”灵公大喜。忽有二将并出奏曰：“堂堂齐国，岂无一勇力之士？而使寺人殿其师，岂不为诸侯笑乎？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。”二将者，乃殖綽、郭最也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灵公曰：“将军为殿，寡人无后顾之忧矣。”夙沙卫见齐侯不用，羞惭满面而退，只得随齐侯先走。约行二十余里，至石门山，乃是险隘去处，两边俱是大石，只中间一条路径，夙沙卫怀恨殖綽、最二人，欲败其功，候齐军过尽，将随行马三十余匹，杀之以塞其路，又将大车数乘，联络如城，横截山口。

再说殖綽、最二将领兵断后，缓缓而退。将及石门隘口，见死马纵横，又有大车拦截，不便驰驱，乃相顾曰：“此必夙沙卫衔恨于心，故意为此。”急救军士搬运死马，疏通路径。因前有车阻，逐一匹要退后抬出，撒于空处，不知费了多少工夫。军士虽多，其奈路隘，有力无用，背后尘头起处，晋驍将州綽一军早到。殖綽方欲回车迎敌，州綽一箭飞来，恰射中殖綽的左肩。郭最弯弓来救，殖綽摇手止之。州綽见殖綽如此光景，亦不动手。殖綽不慌不忙，拔箭而问曰：“来将何人？能射殖綽之肩，也算好汉了！愿通姓名。”对曰：“吾乃晋国名将州綽也。”殖綽曰：“小将非别，齐国名将殖綽的便是。将军岂不闻人语云：‘莫相谗，怕二綽？’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，好汉惜好汉，何忍自相戕贼乎？”州綽曰：“汝言虽当，但各为其主，不得不然。将军若肯束身归顺，小将力保将军不死。”殖綽曰：“得无相欺否？”州綽曰：“将军如不见信，请为立誓！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，愿与俱死。”殖綽曰：“郭最性命，今亦交付将军。”言罢，二人双双就缚。随行士卒，尽皆投降。史臣有诗云：

綽最赳赳二虎臣，相逢狭路志难伸。

覆军擒将因私怨，辱国依然是寺人。

州绰将绰、最二将解至中军献功，且称其骁勇可用。中行偃命暂囚于中军，候班师定夺。大军从平阴进发，所过城郭，并不攻掠，径抵临淄外郭之下。鲁、卫、邾、莒兵俱到。范鞅先攻雍门，雍门多芦荻，以火焚之。州绰焚申池之竹木，各军一齐俱火攻，将四郭尽行焚毁，直逼临淄城下，四面围住，喊声震地，矢及城楼，城中百姓慌乱。灵公十分恐惧，暗令左右驾车，欲开东门出走，高厚知之，疾忙上前，抽佩剑断其辔索，涕泣而谏曰：“诸军虽锐，然深入岂无后虞？不久将归矣。主公一去，都城不可守也。愿更留十日，如力竭势亏，走犹未晚。”灵公乃止。高厚督率军民，协力固守。

却说各兵围齐，至第六日，忽有郑国飞报来到，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连名缄封，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，郑简公发而视之，略云：

臣舍之、臣夏，奉命与子孔守国，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，私自送款于楚，欲招引楚兵伐郑，己为内应。今楚兵已次鱼陵，旦夕将至，事在危急，幸星夜返旆，以救社稷！

郑简公大惧，即持书至晋军中，送与晋平公看了。平公召中行偃议之。偃对曰：“我兵不攻不战，竟走临淄，指望乘此锐气，一鼓而下。今齐守未亏，郑国又有楚警，若郑国有失，咎在于晋，不如且归，为救郑之计。此番虽不曾破齐，料齐侯已丧胆，不敢复侵犯鲁国矣。”平公是其言，乃解围而去，郑简公辞晋先归。

诸侯行至祝阿，平公以楚师为忧，与诸侯饮酒，不乐。师旷曰：“臣请以声卜之。”乃吹律歌《南风》，又歌《北风》。《北风》和平可听，《南风》声不扬，且多肃杀之声。旷奏曰：“《南风》不竞，其声近死，不惟无功，且将自祸。不出三日，当有好音至矣。”师旷字子野，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。从幼好音乐，苦其不专，乃叹曰：“技之不精，由于多心，心之不一，由于多视。”乃以艾叶薰瞎其目，专意音乐，遂能察气候之盈虚，明阴阳之消长，天时人事，审验无差，风角鸟鸣，吉凶如见。为晋太师掌乐之官，平时为晋侯所深信，故行军必以相随。至是闻其言，乃驻军以待之，使人前途远探。未三日，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蚤来回报，言：“楚师已去。”晋平公讶问其详，公孙蚤对曰：“楚自子庚代子囊为令尹，欲报先世之仇，谋伐郑国。公子嘉阴与楚通，许楚兵到日，诈称迎敌，以兵出城相会。赖公孙舍之、公孙夏二人预知子嘉之谋，敛甲守城，严讥出入。子嘉不敢出会楚师。子庚涉颍水，不见内应消息，乃屯兵于鱼齿山下。值大雨雪，数日不止，营中水深尺余，军人皆择高阜处躲雨，寒甚，死者过半，士卒怨詈，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。寡君讨子嘉之罪，已行诛戮，恐烦军师，特遣下臣蚤连夜奔告。”平公大喜曰：“子野真圣于音者矣！”乃将楚伐郑无功，遍告诸侯，各回本国。史臣有诗赞师旷云：

歌罢《南风》又《北风》，便知两国吉和凶。

音当精处通天地，师旷从来是瞽宗。

时周灵王十七年，冬十二月事也。比及晋师济河，已在十八年之春矣。

中行偃行至中途，忽然头上生一疮疽，痛不可忍，乃逗遛于著雍之地。延至二月，其疮溃烂，目睛俱脱而死。坠首之梦，与梗阳巫者之言，至是俱验矣。殖绰、郭最乘偃之变，破械而出，逃回齐国去了。范匄同偃之子吴，迎丧以归，晋侯使吴嗣为大夫，以范匄为中军元帅，以吴为副将，仍以荀为氏，称荀吴。

是年夏五月，齐灵公有疾，大夫崔杼与庆封商议，使人用温车迎故太子光于即墨。庆封帅家甲，夜叩太傅高厚之门，高厚出迎，执而杀之。太子光同崔杼入宫，光杀戎子，又杀公子牙。灵公闻变大惊，呕血数升，登时气绝。光即位，是为庄公。寺人夙沙卫率其家属奔高唐，齐庄公使庆封帅师追之，夙沙卫据高唐以叛。齐庄公亲引大军围而攻之，月余不下。高唐人工倭，有勇力，沙卫用之以守东门。工倭知沙卫不能成事，乃于城上射下羽书，书中约夜半于东北角伺候大军登城，庄公犹未准信。殖绰、郭最请曰：“彼既相约，必有内应，小将二人愿往，当生擒奄狗，以雪石门山阻隘之恨！”庄公曰：“汝小心前往，寡人自来接应。”绰、最引军至东北角，候至夜半，城上忽放长绳下来，约有数处。绰、最各附绳而上，军士陆续登城。工倭引著殖绰竟来拿夙沙卫，郭最便去砍开城门，放齐兵入城。城中大乱，互相杀伤，约有一个更次方定。齐庄公入城，工倭同殖绰捆绑夙沙卫解到。庄公大骂：“奄狗！寡人何负于汝，汝却辅少夺长？今公子牙何在！汝既为少傅，何不相辅于地下？”夙沙卫垂首无言，庄公命牵出斩之，以其肉为醢，遍赐从行诸臣。即用工倭守高唐，班师而退。

时晋上卿范匄，以前番围齐，未获取成，乃请于平公，复率大军侵齐。才济黄河，闻齐灵公凶信，乃曰：“齐新有丧，伐之不仁！”即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齐国。大夫晏婴进曰：“晋不伐我丧，施仁于我，我背之不义，不如请成，免两国干戈之苦。”那晏婴字平仲，身不满五尺，乃是齐国第一贤智之士。庄公亦以国家粗定，恐晋师复至，乃从婴之言，使人如晋谢罪请盟。晋平公大合诸侯于澶渊，范匄为相，与齐庄公歃血为盟，结好而散，自此年余无事。

却说下军副将栾盈，乃栾黶之子。黶乃范匄之婿，匄女嫁黶，谓之栾祁。栾氏自栾宾、栾成、栾枝、栾盾、栾书、栾黶，至于栾盈，顶针七代卿相，贵盛无比。晋朝文武半出其门，半属姻党。魏氏有魏舒，智氏有智起，中行氏有中行喜，羊舌氏有叔虎，籍氏有籍偃，箕氏有箕遗，皆与栾盈声势相倚，结为死党。更兼盈自少谦恭下士，散财结客，故死士多归之，如州绰、邢蒯、黄渊、箕遗，都是他部

下骁将。更有力士督戎，力举千钧，手握二戟，刺无不中，是他随身心腹，寸步不离的。又有家臣辛俞、州宾等，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。

栾黶死时，其夫人栾祁才及四旬，不能守寡，因州宾屡次入府禀事，栾祁在屏后窥之，见其少俊，遂密遣侍儿道意，因与私通。栾祁尽将室中器币，赠与州宾。盈从晋侯伐齐，州宾公然宿于府中，不复避忌。盈归闻知其事，尚碍母亲面皮，乃把他事鞭治内外守门之吏，严稽家臣出入。栾祁一来老羞变怒，二则淫心难绝，三则恐其子害了州宾性命，因父范匄生辰，以拜寿为名，来至范府，乘间诉其父曰：“盈将为乱，奈何？”范匄询其详，栾祁曰：“盈尝言‘鞅杀吾兄，吾父逐之，复纵之归国，不诛已幸，反加宠位。今父子专国，范氏日盛，栾氏将衰，吾宁死，与范氏誓不两立！’日夜与智起、羊舌虎等，聚谋密室，欲尽去诸大夫，而立其私党。恐我泄其消息，严敕守门之吏，不许与外家相通，今日勉强来此，异日恐不得相见！吾以父子恩深，不敢不言。”时范鞅在旁，助之曰：“儿亦闻之，今果然矣。彼党羽至盛，不可不防也。”一子一女，声口相同，不由范匄不信。乃密奏于平公，请逐栾氏。

平公私问于大夫阳毕。阳毕素恶栾黶而睦于范氏，乃对曰：“栾书实弑厉公，黶世其凶德，以及于盈，百姓昵于栾氏久矣。若除栾氏，以明弑逆之罪，而立君之威，此国家数世之福也。”平公曰：“栾书援立先君，盈罪未著，除之无名，奈何？”阳毕对曰：“书之援立先君，以掩罪也，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，君又纵之，滋害将大。若以盈恶未著，宜翦除其党，赦盈而遣之。彼若求逞，诛之有名；若逃死于他方，亦君之惠也。”平公以为然，召范匄入宫，共议其事。范匄曰：“盈未去而翦其党，是速之为乱也。君不如使盈往筑著邑之城，盈去，其党无主，乃可图矣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乃遣栾盈往城著邑。

盈临行，其党箕遗谏曰：“栾氏多怨，主所知也。赵氏以下宫之难怨栾氏，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，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栾氏，智朔夭死，智盈尚少，而听于中行，程郑嬖于公，栾氏之势孤矣。城著非国之急事，何必使子？子盍辞之，以观君意之若何，而为之备。”栾盈曰：“君命不可辞也。盈如有罪，其敢逃死？如其无罪，国人将怜我，孰能害之？”乃命督戎为御，出了绛州，望著邑而去。

盈去三日，平公御朝，谓诸大夫曰：“栾书昔有弑逆之罪，未正刑诛，今其子孙在朝，寡人耻之！将若之何？”诸大夫同声应曰：“宜逐之。”乃宣布栾书罪状，悬于国门，遣大夫阳毕将兵往逐栾盈，其宗族在国中者，尽行逐出，收其栾邑。栾乐、栾魴率其宗人，同州绰、邢蒯俱出了绛城，竟往奔栾盈去了。叔虎拉了箕遗、黄渊随后出城，城门已闭，传闻将搜治栾氏之党，乃商议各聚家丁，欲乘夜

为乱，斩东门而出。赵氏有门客章铎，居与叔虎家相邻，闻其谋，报知赵武，赵武转报范句。句使其子范鞅，率甲士三百，围叔虎之第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